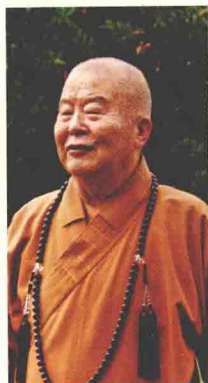


百年佛缘

星云大师



2

社缘篇

星云大师 口述

佛光山书记室 记录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百年佛緣

星云大师



2

社缘篇

星云大师口述

佛光山书记室 记录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台湾佛光山宗委会独家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佛缘/星云大师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108-04720-5

I. ①百... II. ①星... III. ①星云—传记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3522 号

目录

百年佛缘 2 社缘篇

001	我与蒋家的因缘
013	吴伯雄四代佛光人
029	我与大陆的领导人们
051	台湾领导人的选举
069	我与民意代表们
085	国际领袖们的交往片段
109	孙立人与孙张清扬
123	我交往的军中要人



139	企业家与佛光山
171	名记者陆铿的性格
189	我与张培耕其人
199	让体育在佛教生根
217	我的军中行
235	我办大学等社会教育
255	我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
275	我与神明
299	我的监狱弘法
319	我与水果节的因缘
333	我办公益基金
353	一笔字的奇事



373	素斋谈禅的意义
401	我创办社会事业的因缘
427	我对当代人物的评议

我与蒋家的因缘

蒋经国先生继老蒋之后续任，
在他就任后的第八天，就到佛光山参拜。
那时山上设备简陋，只有东方佛教学院一角，
他到了之后便巡视每间教室，并与学生聊天，
让人见识到他平民化的作风。

经国先生在任内，
有四次上佛光山的记录，
对本山的大慈育幼院也曾捐款赞助，
对大悲殿的万尊观音更是赞叹有加。

过去老蒋喜欢参拜佛寺，经国先生也是，
我想最主要的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保留，
真的用心想要维护。



现仍保存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及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已成为研究近代史最热门的珍贵史料，据说每年都有上千人前往借阅。

蒋中正（介石）先生其一生的功过是非，在历史上自有公论，我不是研究史实的专家，对于其早期的奋斗过程，也只能从历史的片段记载得知。他于一九〇八年负笈日本学习军事，曾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奠定了他在军事上的地位；后来依止孙中山先生，受其信赖与倚重，我觉得他真是跟对人了。

根据我的母亲告诉我，我是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时期，正当他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我的家乡江苏会战时出生，母亲说，外面正在杀人，你就在这个时候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

随着北伐成功，蒋先生几次上台、几次



蒋中正先生三代合影(“国史馆”提供)

下野,以及他的人生行谊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不过他“侍母至孝”,在他怀念慈母王太夫人的文章中,提到他的母亲会背诵《金刚经》、《楞严经》,他曾经和母亲同住在雪窦寺,受佛教的影响至深。后来佛教有多次教难,如一九三〇年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邵爽秋倡导“庙产兴学”,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在河南拆毁寺庙等,都是靠蒋中正先生从中主持正义,佛教才能免除灾难。

蒋介石先生与太虚大师同乡且友好,彼此相契甚深,曾敦聘太虚大师为雪窦寺住持,并礼请他到国民政府讲《般若心经》,后来又资助三千银元,让太虚大师到世界各地弘扬佛法及筹组“世界佛学院”。此事太虚大师编有《寰宇弘法记》志之。

为了感念蒋介石的知遇,在抗战期中,太虚大师曾经组织僧侣访问团到印度等地访问,宣扬抗日的意义;一九四五年抗战成功,举国欢腾,这是蒋介石一生最辉煌的成就。



蒋介石一生崇敬三宝，从小即随母亲读经，深究佛法，他的童年可以说是在雪窦寺长大的，而且一直喜好理光头，并且喜欢素食，尤其喜好煮得熟烂之素菜。

晚年时，记得是一九七二年佛光山开山第六年，蒋介石行至高雄西子湾行馆，他多次派随扈到佛光山表示想小住数日。当时佛光山刚开山不久，房舍又少，山上正举办信徒讲习会，于是请他延后几日，我特地把自己所住的慧明堂重新装修，连盥洗室都做了一番改造，准备欢迎他上山。就在这个时候，原本上山日期都已定好，却忽然得到与日本“断交”的消息，于是他匆匆返回台北。后来在阳明山出车祸，之后一病不起，三年后就逝世了。

蒋介石往生后，秦孝仪先生为他笔录的遗嘱，内容繁琐冗长，且强调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我深不以为然。我认为领导人乃是全民众的，不是只属于某宗教的！尤其他的逝世，我们全宗教都至感哀痛，为他诵经悼念，但他的丧葬典礼却宣布要以基督教仪式进行。对此，我想起过去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大元帅府，有一个秘书常在府里宣扬基督教，孙中山先生喝令禁止。秘书抗议说：“你要知道，你也是基督教徒呀！”孙中山先生说：“孙文是基督教徒，大元帅不是！”

老蒋先生的一生，我们不够资格来议论，但对于蒋先生虽然领导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延续中华民族命脉，他的失败，在此我不得不批评一句，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的心量不够宽宏所致，他把黄埔军校出身的，都视为嫡系的子弟兵，是亲信部队，其他的为杂牌军，造成部下分化、军心涣散，如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等，他们相处都势如水火，派系之间彼此互相斗争，而他从中操纵、利用，这实在是有失一个伟大军事家的宽容风范，如果他的心量能够大一点，对各军队能一体同仁地看待不分亲疏，对政治犯能包容一些，他会有不



蒋经国先生第四度来佛光山，图为参观大悲殿（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同的结果。

老蒋先生之后，我与蒋经国、蒋纬国，甚至蒋孝武、蒋蔡惠媚等蒋家后代，也有很多的因缘关系，都有值得记忆的意义。

蒋经国先生继老蒋之后续任，在他就任后的第八天，就到佛光山参拜。那时山上设备简陋，只有东方佛教学院一角，他到了之后便巡视每间教室，并与学生聊天，让人见识到他平民化的作风。

经国先生在任内，有四次上佛光山的记录，对本山的大慈育幼院也曾捐款赞助，对大悲殿的万尊观音更是赞叹有加。过去老蒋喜欢参拜佛寺，经国先生也是，我想最主要的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保留，真的用心想要维护。

承蒙他曾召见我，我也利用机会提出建言：让佛教徒办社会的大学，因为当时天主教与基督教，分别在台湾设有辅仁大学、东吴大学、东海大学等，唯独佛教没有大学。



蒋经国先生一行人参观大佛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那个时候台湾“教育部”明令不准办大学,我建议说,佛教人口居世界之冠,尤其移民世界各地的华侨那么多,他们大部分都是信仰佛教,而台湾都没有一所佛教所办的大学,有被冷落的感觉,希望政府能开个方便门。他连说:我记得!我记得!

后来台湾开放设立大学,使得原本只有三十多所大专院校,到如今增至一百多所。甚至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让我也有机会办了南华大学与佛光大学,我想这还是得感谢经国先生的开明与德政。

另外,一九八六年四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午用餐时,有人递了一张字条给我,说经国先生要我在会中作一个报告。当时俞国华任主席,蒋经国之外,郝柏村、李登辉等人也在座,我当众提出建议,希望国民党对于党外人士要包容,因为党外也有



很多的优秀人才。

事后,《中央副刊》还记载了我讲的话。记得当天一共提出四点建议,其中包括开放大陆探亲。不久之后,党部月刊说:“经国先生开放的脚步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政治改革,当然也不是因为我的建议,是时代的需要。

经国先生一向自负、自信,平时不容易听进部下的建言,但我不是他的部下,我没有职务在身,也不做官,虽然曾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头衔是因何而来,我对“国是”提出建言,只是尽一介平民的本分,提供一点意见,他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很多因缘助成的。

说到经国先生,他亲民爱民,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一生与民间的往来,有很多小故事我都耳熟能详。我非常敬重他民主而独特的行事作风,过去他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长”、“行政院长”时,我们有一些法会或社团活动,他到场时都是默默从旁经过,并没有大阵仗地有许多随扈跟从,可以说是行事很低调的人。

经国先生对台湾贡献很大,这也是全民公认的。例如他培养本省人才,选拔很多本省优秀青年如许信良、张俊宏等人到海外留学,希望台湾能慢慢“本土化”。

他创办“救国团”,把青年的活动纳入到暑期、寒假的战斗营之中,让青年们在战斗营中成长,解决了青年的问题。后来也解除戒严,并开放人民到大陆探亲,使台湾真正步上自由民主之路。

早期他所主导的“十大建设”,带动台湾的社会发展,加上尹仲容、王昭明、李国鼎、俞国华、孙运璿等财经首长推动经建政策,更让台湾的经济起飞,继而缔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他们对台湾社会的转型,以及台湾经济的发展,都是居功厥伟,这也是经国先生在历史上不容磨灭的贡献。



与蒋纬国先生合影（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经国先生的弟弟纬国，说我和他是“老友”，应该不为过，因为他也经常到佛光山，与我促膝长谈；另外在台北普门寺，当时是慈容法师住持，只要我到台北，他也时常专程前往叙谈。

纬国先生为人风趣，语多幽默，完全不像高官厚爵，也没有官宦子弟的架式，他经常自我调侃，自我取笑。记得他跟我的谈话



中,有一次最严肃,他表情凝重地说,台湾没有独立的条件。

我初听其言,也觉得台湾哪有可能独立!接着他又从经济、地理等因素,分析台湾与大陆的情势,并说台湾所以能有现在的发展,完全是靠大陆上一些优秀人才随国民党到台湾,与台湾当地民众结合,共同发展,台湾才有今日小康的局面!

我和他饭后聊天,天南地北,他很健谈,我也好听,彼此相得。后来他主持的“战略学会”找我去讲演。我不是研究军事的专家,也不懂得战略,不过由于他善意殷殷,我也就不揣愚拙,到学会主讲“佛教的战斗观”。当天讲些什么内容,今日已完全不复记忆了。

我与蒋家人士,除和纬国引为朋友之外,他们的下一代往来较为密切的,就是蒋孝武先生了。孝武先生也多次上佛光山,甚至他曾对我说,我们蒋家召开会议,谈到我们的祖先都是信仰佛教,现在大家都偏向基督教,因此决议,至少要有一个人信仰佛教,继承祖先的传统,那就选我蒋孝武做代表了!

记得那时是一九九〇年左右,每次孝武一来,都是携家带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行多人,如今我已不复记得他们的名字。后来他的夫人蔡惠媚女士成为佛光山的信徒、弟子,对佛光山也有许多贡献,这不是没有缘由的了。

孝武先生不幸逝世后,惠媚女士在佛光山台北道场当义工多时,也加入国际佛光会行列,曾担任佛光会青年会第一任会长。有一次与我见面,谈及佛法上的问题,我也顺便向她求证:在孝武先生当驻日代表期间,曾经托人向我要佛光山佛教文物陈列馆内“华藏世界”的设计图,我请彭伯平先生绘制给他,只是不知道他是要做什么用途?

蔡女士回答说,是因为新加坡的房子,想要设个佛堂,他想采



于佛光山传灯楼会见蒋孝武的夫人蒋蔡惠媚女士(左一)与名艺人王钊如女士(右一)(慧延法师摄,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八日)

用“华藏世界”为样本。另外,对于孝武先生曾说蒋家公推他信仰佛教一事,也经蔡女士证实,说孝武先生生前确实经常作如此表示。

或许由于孝武先生在世时,曾一再表明自己是佛教徒,希望百年之后采用佛教仪式。因此,在他往生后,尽管有人反对,不肯满其所愿,但他的子女友松、友兰坚持要用佛教仪式,他们说前人对佛教有对不起的地方,后代子孙将会给予补偿。

现在蒋家的后代,与我们有来往的,就是蒋孝严先生了。蒋孝严本来跟随母姓叫章孝严,后来在二〇〇五年三月认祖归宗,正式改为蒋姓。

孝严与孝慈两兄弟,我也曾多次与他们聚餐、聊天。尤其一九九四年台北道场落成时,孝严与孝慈兄弟两人曾联袂参加“素斋谈



蒋孝严、黄美伦夫妇(左二、左一)来山拜访(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二日)

禅”，只是孝严现在也信仰基督教了，不过孝慈先生温文敦厚，未曾谈及信仰，只记得当时他担任东吴大学校长，后来不幸逝世于北京，英才早逝，深为可惜。

二〇〇八年吴伯雄先生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他想在江丙坤、林丰正、詹春柏等三位副主席之外，再多选拔一些人担任副主席。当时我从旁建议：时逢两岸正热烈交流往来之际，应该有一些副主席能对两岸之间的互动有所助力。后来蒋孝严先生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我想对两岸关系的促进，当有实质的助益。